



朱子

六下

□13  
3431  
11



門 13  
號 3431  
卷 11

冊 五拾  
號 四子  
函 八十

與芮國器曰今日學制近出崇觀專以月書季攷爲陞黜使學者  
屑屑然較計得失於毫釐間而近歲之俗又專務以文字新奇  
相高不復根據經之本義以故學者益驚於華靡無復探索根  
原敦勵名檢之志大抵所以破壞其心術者不一而足蓋先王  
所以明倫善裕成就人材之意掃地盡矣惟元祐間伊川程夫  
子在朝與修學制獨有意乎深革其弊而當時咸謂之迂濶無  
所施行今其書具在意者後之君子必有能舉而行之區區願  
執事少加意焉則學者之幸也又蘇氏學術不正其險譎慢易  
之習入人心深今乃大覺其害亦望有以抑之使歸於正尤所  
幸願

李敬子問燔謂後世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便  
用明道賓興之論伊川看詳之制則今之任學校者皆由科舉

而論亦豈能遽變而至道哉。答曰：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伊川立法，姑以爲之兆耳。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以漸爲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丕變矣。學校貢舉私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

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啟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旣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爲患，而唱爲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

又不唯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畧也。

左傳國語。惟是周室一種士大夫說得道理大故細密。這便是文武周召在王國立學校教得人恁地。惟是周室人會恁地說。且

如烝民詩大故說得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類。大故說得細

密

語類下同

或問禮書所引伊川言。古者養士。其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固不患於無養。而庶人子弟之入學者。亦皆有以養之。不知是否。曰恐不然。此段明州諸公添入。當刪。不然則注其下云。今按程子之言。未知何所據也。古者教士。其比閭之學。則鄉老坐於門而察其出入。其來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於其家。及其升而上也。則亦有時。春夏耕耘。餘時肄業。未聞上之人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百畝之田矣。又給之以學糧。亦安得許多糧給之耶。周禮自有士田可攷。

召穆公始諫厲王不聽而退居於郊。及厲王出奔。國人欲殺其子。召公匿之。國人圍召公之第。召公乃以己子代厲王之子。而宣

王以立因歎曰便是這話難說。古者公卿世及。君臣恩義交結素深。與國家共休戚。故患難相爲如此。後世相遇如塗人。及有患難。則渙然離散而已。然今之公卿子孫。亦不可用者。只是不曾教得。故公卿之子孫。莫不驕奢淫佚。不得已而用草茅新進之士。舉而加之公卿之位。以爲苟勝於彼而已。然所恃者。以其知義理。故勝之耳。若更不知義理。何所不至。古之教國子。其法至詳密。故其才者。旣足以有立。而不才者。亦得以薰陶漸染。而不失爲寡過之人。豈若今之驕駸淫奢也哉。陳同父課藁中有一段論此。稍佳。

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却許人投牒自試。明經裏面分許多項目。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通諸經所說樂處。某看

來樂處說也未盡。政事則如試法律等。及行移決判事。又定爲試辟。法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辟則令所屬長官舉辟器遠云。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然這却法意詳盡。如今科舉。直是法先不是了。今來欲教吏部與二三郎官盡識得天下官之賢否。定是了不得這事。

因論學校。曰凡事須有規模。且如太學。亦當用一好人。使之自立繩墨。遲之十年。日與之磨煉。方可。今日學官。只是計資考選用。又學識短淺。學者亦不尊尙。可學曰神宗未立三舍前。太學亦盛。曰呂氏家塾記云。未立三舍前。太學只是一大書會。當時有孫明復。胡安定之流。人如何不趨慕。

林擇之曰。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故太學不如州學。州學不如縣學。縣學不如鄉學。曰太學真箇無益。於國家教化之意。

何在。向見陳魏公說。亦以爲可罷。

祖宗時。科舉法疎濶。張乖崖守蜀。有士人亦不應舉。乖崖去尋得李畋出來舉送去。如士人要應舉時。只是著布衫麻鞋。陳狀稱百姓某人。今聞朝廷取士如何如何。來應舉。連投所業。太守畧看所業。方請就客位換襪。相見。方得請試。只一二人。試訖舉送。舊亦不糊名。仁宗時方糊名。

商鞅論人不可多學。爲士人廢了耕戰。此無道之言。然以今觀之。士人千人萬人。不知理會甚事。真所謂游手。只是恁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祿。只是爲害朝廷。何望其濟事。真是可憂。

今人爲經義者。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心粗膽大。敢爲新奇詭異之論。方試官命此題。已欲其立奇說矣。又出題目。定不肯依經文成片段。都是斷章牽合。是甚麼義理。三十年前人猶不敢如

此。只因一番省試。出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三句。後遂成例。當時人甚駭之。今遂以爲常矣。遂使後生輩違背經旨。爭爲新奇。迎合主司之意。長浮競薄。終將若何。可慮。王介甫三經義。固非聖人意。然猶使學者知所統一。不過專念本經。及看注解。而以其本注之說爲文辭。主司考其工拙而定去留耳。豈若今之違經背義。恣爲奇說。而無所底止哉。當時神宗令介甫造三經義。意思本好。只是介甫之學不止。不足以發明聖意。爲可惜耳。今爲經義者。又不若爲詞賦。詞賦不過工於對偶。不敢如治經者之亂說也。聞虜中科舉罷。卽曉示云。後舉於某經。某史命題。仰士子各習此業。使人心有所定止。專心看一經。一史。不過數舉。則經史皆通。此法甚好。今爲主司者。務出隱僻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使人弊精神於檢閱。茫然無所向方。是果

何法也

先生常說表奏之文。下諛其上。也。誥勅之文。上諛其下也。

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是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著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三禮。一舉試易詩書。禁懷挾。出題目。便寫出注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策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爲無益。欲革奔競之弊。則均諸州解額。稍損太學之額。太學則罷月書季攷之法。皆限之以省試。獨取經明行修之人。如此亦庶幾矣。

王嘉叟云。朝廷只有兩般法。一是排連法。今銓部是也。一是信采法。今科舉是也。

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著實。因歎息云。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

有少年試教官。先生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官。如今最沒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某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許多小兒子。未生髭鬚。入學底都是老大底人。如何服得他。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須是罷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却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又云。只見泉州教官却老成。意思却好。然他教人也未是。如教人編抄甚長。編文字。又曰。今教授之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道人不曉義理。須是要教人識些。如今全然無

此意如何恁地

問學究一科沿革之故曰此科卽唐之明經是也進士科則試文字學究科但試墨義有才思者多去習進士科有記性者則應學究科凡試一大經者兼一小經每段舉一句令寫上下文以通不通爲去取應者多是齊魯河朔間人只務熟讀和注文也記得故當時有董五經黃二傳之稱但未必曉文義正如和尚轉經相似又有司待之之禮亦不與進士等進士入試之日王文則設案焚香垂簾講拜至學究則徹幕以防傳義其法極嚴有渴至飲硯水而黔其口者當時傳以爲笑歐公亦有詩云焚香禮進士徹幕待諸生或云徹幕乃瞑目字亦非歐詩其取厭薄如此荆公所以惡而罷之但自此科一罷之後人多不肯去讀書

跋趙鈴轄墓誌曰先王封建子弟蕃屏王室所以厚人倫而寧天

下非獨私其爲力於已而已下及漢晉莫不由之雖其治亂得失有不齊者然要爲宗社久長之計也唐自明皇疑忌諸王不令出閣後遂相踵以爲家法是以享有天下餘三百年而其子孫絕無聞於今者然則神祖之出宗支以仕州縣其所以法前聖而鑒後王者聖謨遠矣以故靖康之禍近屬雖頗北遷而疏遠在外者往往能建勳績其抗羣盜拒仇虜而死其官守者亦不乏人文集

權重處便有弊宗室權重則宗室作亂漢初及晉是也外戚權重則外戚作亂兩漢是也春秋之君多逐宗族晉惠公得國便不納羣公子文公之入卽殺懷公此乃異日六卿分晉之兆語類下同封之有庠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



又窘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於諸王爲長枕大衾。雖甚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觀者。

公族有罪。無宮刑。不翦其類也。殲剽於甸人。特不以示衆耳。刑固不可免。今之法。乃殺人不死。祖宗時。宗室至少。又聚於京師。犯法絕寡。故立此法。今散於四方萬里。與常人無異。乃縱之殺人。是何法令。不可不革。

因言宗室之盛。曰頃在漳州。因壽康登極。恩宗室重。試出官。一日之間。出官者凡六十餘人。州郡頓添許多俸給。幾無以支吾。朝廷不慮久遠。宗室日盛。爲州郡之患。今所以已有一二州郡倒了。緣宗室請受浩瀚。直是孤遺多。且如一人有十子。便用十分俸。皆止而一官之俸。反不如孤遺衆分之多也。在法宗室無依

倚者。方得請孤遺俸。有依倚。不得請。有依倚。謂其伯叔兄弟有官。可以相依倚。而不至於困乏。今則有伯叔兄弟爲官者。反得憑勢以請孤遺之俸。而真孤遺無依倚者。反艱於請。以其無援而州郡沮抑之也。不知當初立法如何。煞有不公處。如宗室丁憂。依舊請俸。宗室選人待闕。亦有俸給。恩亦太重矣。朝廷更不思久遠。他日爲州郡之害未涯也。如漢法。宗室惟天子之子。則裂土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諸子則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其勢無以自給。則不免躬農畝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販米是也。漳泉宗室最多。南外西外在彼。宮中不能容。則皆出居於外。因問西外南外。曰徽宗以宗室衆多。京師不能容。故令秦王位下子孫出居西京。謂之西外。太祖位下子孫出居南京。謂之南外。

及靖康之亂。遭虜人殺戮擄掠之餘。能渡江自全者。高宗亦遣州郡收拾。於是皆分置福泉二州。依舊分太祖秦王位下而居之也。居於京師者。皆太宗以下子孫。太宗子孫是時世次未遠。皆有緦麻服。故皆處於京師。而太宗以下又自分兩等。濮園者尤親。蓋濮邸比那又爭兩從也。濮園之親。所謂南班宗室是也。近年如趙不流之屬。皆是南班。其恩禮又優。故濮園位下女事人者。其夫皆有官。因言京師破時。黃唐傳爲宗正官。以宗室簿籍獻於虜。虜依簿搜索。無一人能逃匿者。又徽宗淵聖諸子。皆是宦者指名取索。亦無一人能免者。言之痛傷。虜人初破京城時。只見來索。近上寵倖用事宦者數人。人莫測之。但疑其欲效此間置官。依倣宮闈間事耳。乃是呼去問諸王諸公主所在。宮人有幾位。諸王有幾位。兩宮各有多少。并宮中寶玉之藏。各有幾所。宦者一一聲說。畧不敢隱。其有宮中秘藏寶玉之物。外人不得知者。虜人皆來索取。皆是宦者教之也。方搜捕諸王宗室時。吳革獻議於孫傅。欲藏匿淵聖之子。年十許歲。以續趙祀。而取外人一子。狀貌年數相似者。殺之以獻虜。云皇子出閣。爲衆人爭奪蹂踐而死。孫傅不敢擔當。竟不敢爲。只得兩手付之。無一箇骨肉能免者。可痛。問吳革是時結連義兵。欲奪二聖。爲范瓊誘殺之。不知當時若從中起。能有濟否。曰也。做不得。大勢去矣。古人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豈不是如此。只這裏才操縱少緩。其終便有此禍。可不慄慄危懼。從古以來如此。如唐高祖太宗之子孫。被武后殺盡。其間不絕如綫。唐明皇奔迸流離。其子孫皆餓死。中更幾番禍亂。殺戮無遺哀哉。

周官一篇。說三公六卿甚分曉。漢儒如揚雄鄭康成之徒。以至晉

杜元凱皆不曾見。直至東晉。此書方出。伏生書多說司徒司馬司空。乃是諸侯三卿之制。故其誥諸侯多引此。顧命排列六卿甚整齊。太保爽芮伯宗彤伯司馬畢公司徒衛侯冠毛公司空疏中言之甚詳。康誥多言刑罰事。為司寇也。太保畢公毛公。乃以三公下行六卿之職。三公本無職事。亦無官屬。但以道義輔導天子而已。漢卻以司徒司馬司空為三公。失其制矣。

五峯以周禮為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宮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以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當交通外朝之說。他亦是懲後世之弊。要之儀禮中亦分明自載此禮。至若所謂女祝掌凡內禱祠禴禘之事。使後世有此官。則巫蠱之事安從有哉。

天子視學以齒。嘗為臣者弗臣。或疑此句未純。恐其終使人不臣。如蔡下之扶植王安石也。曰天子自有尊師重道之意。亦豈可遏。只為蔡下是小人。王安石未為大賢。蔡下只是扶他以證其邪說。故喫人議論。如了翁論他也是。若真有伊周之德。雖是故臣。稍加尊敬亦何害。天子入學。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便是以齒不臣之也。如或人之論。則廢此禮可也。

古者人主左右攜提。執賤役若虎賁綴衣之類。皆是士大夫。日相親密。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不似而今大隔絕。人主極尊嚴。真如神明。人臣極卑屈。望拜庭下。不交一語而退。漢世禁中侍衛亦是士大夫。以孔安國大儒而執唾盂。雖儀盆亦是士人執之。宋文帝時。大臣劉湛入見。則與坐語。初間愛之。視日景之斜。惟

恐其去。後來厭之。視日景之斜。惟恐其不去。後竟殺之。魏明帝初說大臣太重。則國危。小臣太親。則身蔽。當時於大臣已爲之處置。後來左右小臣親密。至使中書令某人上床執手。強草遺詔。流弊便有一事。漢宣懲霍光之弊。事必躬親。又有宦者恭顯出來。光武懲王莽之弊。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尚書御史大夫。謁者。謂之三臺。

昔周公立許多官制。都有統攝連屬。自秦漢而下。皆是因一事立一官。便無些統攝連屬了。

或問東宮官屬。曰。唐六典載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廷。置詹事以統衆務。則猶朝廷之尚書省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衆局。則猶中書門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設官。有各率其屬之意。崇文館。猶朝廷之館閣。贊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其官職一視

朝廷而爲之降殺。此等制度猶好。今之東宮官屬極苟簡。左右春坊舊制皆用賢德者爲之。今遂用武弁之小有才者。其次惟有講讀數員而已。如贊善大夫諸官。又但爲階官。非是有職業。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乃有疎畧處。如東宮官屬之不備是也。某舊嘗入一劄子。論東宮官制疎畧。宜放舊損益之。不報。又曰。唐之官制亦大率因隋之舊。府衛租庸調之法皆是也。當時大亂殺傷之後。幾無人類。所以宇文泰與蘇綽能如此經營。三代而下。制度稍可觀者。唯宇文氏耳。蘇綽一代之奇才。今那得一人如此。

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參政兼六曹。如吏兼禮。戶兼工。兵兼刑。樞密可罷。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其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繁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

一監司人傑因舉陸宣公之言。以爲豈有爲臺閣長官。則不能擇一二屬吏爲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寮。曰此說極是。當時如沈旣濟亦有此說之意。

嘗與劉樞言某做時。且精選一箇吏部尙書。使得盡搜羅天下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屬官。却要過中書吏部尙書攷察。朝官未闕人時。亦未得薦。俟次第闕人。却令侍從以下各舉一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者進。今常常薦人。一切都淡了。又併天下監司。一路只著一漕一憲。茶鹽將兼了。

自秦置守。尉監。漢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民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或置

或否。漢有十二州。百三郡。郡有太守。州有刺史。歷代添置。州名愈多。而郡愈少。又其後也。遂去郡而爲州。故刺史兼治軍民。而守廢。至隋又置郡守。後又廢。守置刺史。而刺史遂爲太守之職。某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

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爲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則許判官自徑申御史臺。尙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權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昏濁。則害貽一路。百姓無出氣處。故又須畧重判官之權。諸判官亦却置數員屬官。如職幕官之類。如此則重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則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蠹之弊矣。問今之主管資格亦視通判。曰然。但權輕。不能有所爲。只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爲判官。俾得專達。則其權重。而監司亦不敢妄作矣。

銓擇之法。只好京官付之監司。選人付之郡守。各令他隨材擬職。州申監司。監司申吏部。長貳審察聞奏。下授其職。却令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得人。朝廷只當擇監司大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

先生問人傑。姚崇擇十道使。患未得人。如何。曰。只姚崇說。患未得人。便見他真能精擇。曰。固是。然唐鑑却貶之。唐鑑議論大綱好。欠商量處亦多。又云。范文正富文忠當仁宗時。條天下事。亦只說擇監司。爲治只此是要矣。

近世修史之弊極甚。史官各自分年去做。既不相關。又不相示。亦有事起在第一年。而合殺處在二年前。所書者不知其尾。後所書者不知其頭。有做一年未終。而忽遷他官。自空三四月日。而不復修者。有立某人傳。移文州郡索事實。而竟無至者。嘗觀徽宗實錄。有傳極詳。似只寫行狀墓誌。有傳極畧。如春秋樣。不可曉其首末。雜手所作。不成倫理。然則如之何。本朝史以歷日爲骨。而參之以他書。今當於史院置六房吏。各專掌本房之事。如周禮官屬下。所謂史幾人者。卽是此類。如吏房有某注差。刑房有某刑獄。戶房有某財賦。皆各有冊。系日月而書。其吏房有事。涉刑獄。則關過刑房。刑房有事。涉財賦。則關過戶房。逐月接續爲書。史官一閱。則條目具列。可以依據。又以合立傳之人。列其姓名於轉運司。令下諸州。索逐人之行狀事實。墓志等文字。專委一官掌之。逐月送付史院。如此然後有可下筆處。及異日史成之後。五房書亦各存之。以備漏落。

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爲之。抑別募遊手爲之。曰。不可曉。想只是民

朱子文選卷九  
治法  
李  
爲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別募遊手矣。以周禮考之。人數極多。亦安得許多閑祿給之。某嘗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蓋左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未經施行也。使其有之。人數極多。何不畧見於他書。如至沒要緊職事。亦設人甚多。不知何故。但嘗觀自漢以來。及前代題名碑。所帶人從胥吏亦甚多。又不知如何。皆不可曉。

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轎。如王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令乘轎。猶力辭後受。自南渡後。至今則無人不乘轎矣。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子細說得。如今莫說教宰執坐。奏對之時。頃刻卽退。文字懷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宣讀。過那得子細指點。且說無坐位。也須有箇案子。令開展在上。指畫利害。上亦知得子細。今頃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會事。六朝時尙有對案畫勅之語。若有一案。猶使大臣畧憑倚細說。如今公吏們呈文字相似。亦得子細。又云直要理會事。且如一事屬吏部。其官長奏對時。下面許多屬官。一齊都著在殿下。逐事付與某人某人。便著有箇區處。當時便可參考是非利害。卽時施行。此一事便了。其他諸部有事皆如此。豈不了事。如今只隨例送下某部看詳。遷延推托。無時得了。或一二月。或四五月。或一年。或兩三年。如何得了。某在漳州要理會某事。集諸同官商量。皆逡巡泛泛。無敢向前。如此幾時得了。於是卽取紙來。某自先寫起。教諸同官各隨所見。寫出利害。只就這裏便見得分明。便了得此一事。少間若更有甚商量。亦只是就這上理會。寫

朱子語類卷九  
得在這裏定了。便不到推延。若只將口說來說去。何時得了。朝廷萬事。只緣各家都不說要了。但隨時延歲月。作履歷遷轉耳。那得事了。古者人君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一日二日萬幾。如今羣臣進對。頃刻而退。人主可謂甚逸。古人豈是故爲多事。又云漢唐時。御史彈劾人。多抗聲直數其罪於殿上。又如要劾某人。先榜於闕外。直指其名。不許入朝。這須是如此。如今要說一事。要去一人。干委百曲。多方爲計。而後敢說。說且不盡。是甚模樣。六朝所載對案。畫勅下。又云後來不如此。有同譖愬。看如今言事者。雖所言皆是。亦只類譖愬。

本朝祖宗積累之深。無意外倉卒之變。惟無意外之變。所以都不爲意外之防。今樞密院號爲典兵。倉卒之際。要得一馬使也沒討處。今樞密要發兵。須用去御前畫旨。下殿前司。然後可發。若有緊急事變。如何待得許多節次。漢三公都帶司馬及將軍。所以倉卒之際。便出得手。扶得傾危。今幸然無意外之變。若或有之。樞密且倉卒下手未得。苗劉之事。今人多責之朱呂。當時他也是自做未得。古人定大難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寇萊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日飲食言語是如何。樣底人。今不復得親身看。且得箇依稀樣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節擔當大事人。亦須有平濶廣大之意。始得。致道云。若做不得。只得繼之以死而已。曰。固是。事極也不愛一死。但拚却一死。於自身道理。雖僅得之。然恐無益於事。其危亡傾頽。自若奈何。如靖康李忠愍死於虜手。亦可謂得其死。但當時使虜人感慨。謂中國有忠臣義士如此。可以不必相擾。引兵而退。如此却於宗社有益。若自身既死。事變只如此。濟得甚事。當死而死。自是無可



疑者

因說歷代承襲之弊曰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因及熙寧變法曰亦是當苟且廢弛之餘欲振而起之但變之不得其中爾

問唐之人主喜用宦者監軍何也曰是他信諸將不過故用其素所親信之人後來一向疎外諸將盡用宦者本朝太宗令王繼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以宣徽使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以為太重蓋宣徽亞執政也遂創宣政使處之朝臣諸將中豈無可任者須得用宦者彼既有功則爵賞不得吝矣然猶守得這些意思恐起宦者權重之患及熙豐用兵遂皆用宦者李憲在西權任如大將馴至後來遂有童貫譚稹之禍宦者其初只是走馬承受之類浸漸

用事遂至如此

鄧衛老問伊川在講筵不曾請俸又不求封叙綱謂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答曰本以應舉得官則當只以常調自處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則是其意以為要當從科舉法都改變了乃為正耳近看韓魏公論不當使道士於正殿設醮而不知設醮之非亦是此類須說到廢道士而罷設醮方是究竟也文集

法鄰縣有事於鄰州只是牒上今却小郡與鄰大郡便申狀非是蓋雖是大郡却都只是列郡只合使牒某在南康時吏人欲申隆興又建康除了安撫亦只是列郡某都是使牒吏初皇懼某與之云有法不妨只如此去語類下同

因說革卦曰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翻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救弊。逐些補緝。如銅鑑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重新鑄造一番。非止補其罅漏而已。湯武順天應人。便是如此。孟子所說王政。其効之速如此。想見做出來好看。只是太麓些。又少些。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底意。或曰不知他如何做。曰須是從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雞豚桑麻處做起。兩三畝如此說。想不過只是如此做。問鄭氏謂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如何罰得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遊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因說浙間農民。丁錢之重。民之彫困。不可開眼。

元稹均田圖。惜乎不見。今將他傳來考。只有兩疏。却無那圖。然周世宗一見而喜之。便欲行。想見那圖大段好。嘗見陸宣公奏議後面說那口分世業。其纖悉畢盡。古人直是恁地用心。今人若見均田圖時。他只把做鄉司職事看了。定是不把作書讀。今如何得有陸宣公樣秀才。又曰林勳本政書。每鄉開具若干字號田。田下註人姓名。是以田爲母。人爲子。說得甚好。

申諸司狀曰。經界之行。否詳畧。其利害已悉於前矣。今欲行之。則紹興已行之法。誠不可易。但當時所行。亦有一二未盡善者。如不擇諸道監司以委之。而至於專遣使命。不擇州縣官吏而泛委令佐。至其中半。又差官覆實以紛更之。此則今日之所不可不革者也。蓋當是時。秦氏用事。諸路監司皆其親黨。固未嘗擇。至於州縣官吏。又以逐州逐縣無不奉行。用人至多而不暇擇。所以其勢不得不至於此。今幸朝廷清明。而本路諸司皆一時

之選。欲行經界之地。又不過三州十有七縣。其用官吏。一縣兩人。則亦不過三十四人而已。若蒙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之擇三郡守。汰其昏謬疲軟力不任事如熹等者。而於一路之中。求此三四十人。應亦不至絕不可得。蓋縣令不能。則擇於其佐。佐又不能。則擇於他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權領縣事。要以其得人而後已。既得其人。則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以報其勤。其權領者。則又稍優其賞而歸之故官。則大事克濟。而於其不能者。亦無大害。此則差官置局必可行之說也。至於打量一事。則其勢不得不少勞民力。但一縣之地。大者分爲數百千保。小者分爲數十百保。使之分頭散出。各自打量。則亦不至多費時月。而紹興遺法亦必

有能識之者。此打量步畝必可行之說也。至於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濶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濶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賠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買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甚病。此則攢造圖帳必

可行之說也。抑此皆其法也。若夫法外之意。又在官吏用心如何。熹頃在同安。嘗見惠安縣丞鄭昭叔自言。知仙遊縣日。適值朝廷推行經界。初得戶部行下事目。讀之茫然不曉。所謂而察佐吏史。亟請施行。因竊自念。已猶未曉。何以使人。乃閉閣謝事。覃思旬日。然後通曉。心口反覆。更相詰難。胸中洞然。無復疑滯。然後集諸同官而告語之。使其有疑。卽以相問。如是數日。而同官亦無不曉者。同官旣曉。然後定差保正保長。闔縣通差。不以烟爨遠近爲拘。不以歇役新舊爲限。但取從上丁產高人。分爲二等。大者以脩都副保正。小者以脩大保長。各以紙籤書其姓名。分置兩貼。又於二貼各分四類。或物力高強。或人丁衆盛。或才智足任謀畫。或筋力可脩奔走。各以其類置於一貼。凡選一都一保。則必兼取此四色人。使之同事。令其各出所長。以相協

濟。於是人皆悅從。相率就事。差役旣定。然後以戶部事目印本給之。又爲說其大意。使之退而講究。期以一日。悉集縣廷。凡有所疑。恣其請問。悉以已意詳爲解說。力疲氣乏。則請同官更番應之。如是五六日。凡爲保正長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後散遣打量。不過兩月。他邑差役未定。而仙遊打量見次第矣。熹嘗竊記其言。以爲若使被差之官。人人如鄭君之用心。則雖歲歲方田。年年經界。亦無害於民者。今者幸遇朝廷復有推行此法之意。敢錄其說。并以陳獻。如蒙采擇。上之朝省。下之屬部。不獨使被差官吏有所取法。亦庶幾鄭君之心。因以暴白於後世。鄭福州寧德人。其後致仕家居。老壽康寧。九十六歲而終。亦其誠心愛民之報也。

文集

經界料半年便都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且未說到久

亦須四五十年未便卒壞。若行則令四縣特作四樓以貯簿籍。州特作一樓以貯四縣之圖帳。不與他文書混。闔郡皆曰不可者。只是一樣人田多稅少。便造說嚇嚇以爲必有害無利。一樣人是憚勞懶做事。却被那說所誣。遂合辭以爲不可。其下者因翕然從之。或曰亦是民間多無契故恐耳。曰十分做一分無契。此只一端耳。况某亦許無契者來自陳。或曰只據民戶見在田不必索契。如何。曰如此則起無限爭訟。必索契則無限爭訟。遏矣。今之爲縣。真有愛民之心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爲利。無意於民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爲害。今之民。只教貧者納稅。富者自在收田置田。不要納稅。如此則人便道好。更無些事不順他。便稱頌爲賢守。語類下同

因又說經界。或曰初做也須擾人。曰若處之有法。何擾之有。而今只是人人不曉。所以被人瞞說難行。間有一兩箇曉得底。終不足以勝不曉者之多。若人人都教他算。教他法量。他便使瞞不得矣。打量極多法。惟法算量極易。自紹興間。秦丞相舉行一番。以至今。看來是蘇綽以後到紹興。方得行一番。今又多弊了。看來須是三十年又量一番。庶常無弊。蓋人家田產。只五六年間便自不同。富者貧。貧者富。少間病敗便多。飛產匿名。無所不有。須是三十年再與打量一番。則乘其弊少而易爲力。人習見之。亦無所容其奸矣。要之既行也。安得盡無弊。只是得大綱好。其間寧無少弊處。只如秦丞相紹興間行也。安得盡無弊。只是十分弊也。須革去得九分半。所餘者一分半而已。今人却情願受這十分重弊壓在頭上。都不管。及至纔有一人理會起。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底弊來。瑕疵之。以爲決不可行。如被人少却

百貫千貫却不管。及被人少却百錢千錢。便反到要與理會。今人都是這般見識。而今分明是有箇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不可說著。某常說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者。只是壞於懶與私而已。懶則士大夫不肯任事。有一樣底說。我只認做三年官了去。誰能閑理會得閑事。閑討煩惱。我不理會。也得好好做官去。次則豪家上戶羣起遮攔。恐法行則奪其利。盡用納稅。惟此二者爲梗而已。又曰事無有處置不得者。事事自有箇恰好處。只是不會思量。不得其法。只如舊時科舉無定日。少間人來這州試了。又過那州試。州裏試了。又去漕司試。無理會處。不知誰恁聰明會思量。定作八月十五日。積年之弊。一朝而革。這箇方喚做處置事。聖人所以做事動中機會。便是如此。又曰凡事須看透背後去。因舉掌云。且如這一事。見得這一面是

如此。便須看透那手背後去。方得。如國手下碁一著。便見得數十著以後之著。若只看這一面。如何見得那事幾。更說甚治道。戊申封事曰。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蓋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推理者。撥還版曹。其爲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

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  
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為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為  
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  
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  
科罰月椿之屬尚未論也文集下同

答張欽夫曰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為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  
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培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  
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  
道學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  
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為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  
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揀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修其實  
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

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鄉里

不同者亦依實開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逐項

開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  
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  
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是  
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  
萬一

今朝廷之財賦不歸一分成兩三項所以財匱且如諸路總領贍  
軍錢凡諸路財賦之入總領者戶部不得而預也其他則歸戶  
部戶部又未盡得凡天下之好名色錢容易取者多者皆歸於  
內藏庫封椿庫惟留得名色極不好極難取者乃歸戶部故戶  
部所得者皆是枷棒拷篋得來所以戶部愈見匱乏封椿內藏

孝宗時銳意恢復。故愛惜此錢。不肯妄用。間欲支。則有司執奏。旋悟而止。及至今日。則供浮費。不復有矣。今之戶部內藏。正如漢之大農少府錢。大農則國家經常之費。少府則人主之私錢。

語類  
下同

經制錢。陳亨伯所創。蓋因方臘反。童貫討之。亨伯爲隨軍轉運使。朝廷以其權輕。又重爲經制使。患軍用不足。創爲此名。以收州縣之財。當時大獲其利。然立此制時。明言軍罷而止。其後遂因而不改。至紹興四年。韓球又創總制錢。大畧倣經制爲之。十一年。經界法行。民間印契多。倍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立額。至次年。則其數大虧。乃令州縣添補解發。自後州縣大困。朝廷亦知之。議者乃請就三年中取中制以立額。却不知中制者。乃所添補之歲。其額猶爲重也。因仍至今。頃年得江西憲時。陛對曰。亦

嘗爲孝宗言之。蓋此政是憲司職事。又曰。亨伯創經制錢時。其兄弟有名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姪哭於家廟。以爲作俑之罪。祖先將不祀矣。

祖宗立法。催科只是九分。才破這一分。便不催。但破得一百貫。謂之破分。便任。自曾丞相仲欽爲戶部時。便不用這法。須要催盡。至今所以如此。

福建賦稅猶易辦。浙中全是白撰。橫歛無數。民甚不聊生。丁錢至。遺有三千五百者。人便由此多去。計會中使。作宮中名字。以免稅。向見辛幼安說。糞船亦插德壽宮旗子。某初不信。後提舉浙東。親見如此。嘗有人充保正。來論某當催秋稅。某人當催夏稅。某初以爲催稅只一般。何爭秋夏。問之。乃知秋稅苗產有定色。易催。夏稅是和買絹。最爲重苦。蓋始者一疋。官先支得六百錢。後



來變得令人先納絹。後請錢。已自費力了。後又無錢可請。只得白納絹。今又不納絹。只得納價錢。錢數又重。催不到者。保正出之。一番當役。則爲之困矣。故浙中不如福建。浙西不如浙東。江東又不如江西。越近都處。越不好。

彭仲剛子復作台州臨海縣理會役法甚善。朝廷措置役法。看如何措置。終是不公。且如鄉有寬狹。寬鄉富家多。狹鄉富家少。狹鄉富家。靳靳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家蕩產。極可憐憫。彭計一縣有幾鄉。鄉有濶狹。某鄉多富家。某鄉少富家。却中分富家以畀兩鄉。令其均平。其有不均處。則隨其道里遠近。分割裨補。令其恰好。人甚便之。或曰恐致人怨。曰不怨。蓋其公心。素有以信於民。民自樂之。雖非法令之所得爲。然使民宜之。亦終不得而變也。又有所在利於爲保正。而不利於爲保長者。蓋保長催稅

其擾極多。某在紹興。有人訴不肯爲保長。少間却計會情願做保正。某甚嘉之。以爲捨易而就難。及詢之土人。乃云保長難於保正。又有計會欲爲保長者。蓋有所獲於其中。所在風俗不同。看來只用倍法。若產錢滿若干。當爲保正。外又計其餘產若干。當爲保長。若產錢倍多。則須兩番爲保正。如此則無爭。又催稅之法。頃見崇安趙宰使人俵由子分爲幾限。令百姓依限當廳來納。甚無擾。及過隆興。見帥司令諸邑俵由子催稅。而責以十限。縣但委之吏手。是時饑餓。民甚苦之。恣爲吏人乞覓。或所少止七百。而限以十限。每限自用百錢與吏。或欲作一項輸納。吏又以違限拒之。或所少不滿千錢。而超限之錢。則已踰千矣。其擾不可言。所以做官難。非通四方之風俗情僞。如何了得。論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諸公以爲兵農之分。反自唐府兵始。却是

如此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戍并分番入衛則此一人便不復爲農矣

辛棄疾頗諳曉兵事云兵老弱不汰可慮向在湖南收茶寇令統領揀人要一可當十者押得來便看不得盡是老弱問何故如此云只揀得如此間有稍壯者諸處借事去州郡兵旣弱皆以大軍可恃又如此爲今之計大段著揀汰但所汰者又未有頓處某向見張魏公說以分兵殺虜之勢只緣虜人調發極難完顏要犯江南整整兩年方調發得聚彼中雖是號令簡無此間許多周遮但彼中人纔逼迫得太急亦易變所以要調發甚難只有沿淮有許多捍禦之兵爲吾之計莫若分幾軍趨關陝他必擁兵於關陝又分幾軍向西京他必擁兵於西京又分幾軍望淮北他必擁兵於淮北其他去處必空弱又使海道兵擣海

上他又著擁兵捍海上吾密揀精銳幾萬在此度其勢力旣分於是乘其稍弱處一直收山東虜人首尾相應不及再調發來添助彼卒未聚而吾已據山東纔據山東中原及燕京自不消得大段用力蓋精銳萃於山東而虜勢已截成兩段去又先下明詔使中原豪傑自爲響應是時魏公答以某只受一方之命此事恐不能主之蔡云今兵政如此終當如何曰須有道理蔡曰莫著改更法制曰這如何得如同父云將今法制重新洗換一番方好某看來若便使改換得并牧其田民皆爲兵若無人統率之其爲亂道一也然則如之何曰只就這腔裏自有道理這極易只呼吸之間便可以弱爲強變怯爲勇振柔爲剛易敗爲勝直如反掌耳

問今日之軍政只有君相上一心揀之又揀如太祖時方好曰

只有揀練便用。太祖時即用。如揀而養十數年。又老了。依舊無用。

今日兵不濟事。兵官不得人。專務刻削兵。且驕弱安養。不知勞苦。一旦如何用。某嘗言宜散京師之兵。却練諸郡之兵。依太祖法。每年更戍。趨去淮上衛邊。謂如福建之兵。趨去饒州。饒州之兵。趨去衢信。衢信趨去行在。迤邐趨去淮上。今年如此。明年又趨去。則京師全無養兵之費。豈不大好。

言今兵政之弊。曰唐制節度。兵觀察。財處置等使。即節鎮也。使持節某州諸軍事。兵某州刺史。兵即支郡也。支郡隸於節鎮。而節鎮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軍都頭。並掌兵事。又皆是士人為之。其久則根勢深固。反視節度有客主之勢。至有誅逐其上。而更代為之。凡陸梁跋扈之事。因茲而有。惟是節度得人。方能

率服人心。歸命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斥地最廣。乃在於統兵者簡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節鎮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強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變。而後可。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疏理之。於是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之勢。當時至有某州某縣直隸京師而不屬節度者置通判以奪其政。命都監監押以奪其兵。立倉場庫務之官。以奪其財。向之所患。今皆無憂矣。其後又有路分鈐轄。總管等員。神宗時。又增置三十七將。亂離之後。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於主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用。姑存其名。日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刻剝士卒。使士卒困怨於下。若更不變而通之。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守。他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修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為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古人謂生之者眾。食之者

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今一切反之。

兵甲詭名不可免。善兵者亦不於此理會。纔有一人可用。便令其兼數人之料。軍中若無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廷只是擇將。以其全數錢米與之。只責其成功。不來此屑屑計較。近來刮刷得都盡。朝廷方以爲覈實得好。先生云。聞前輩云云。

本朝養兵蠹國。更無人去源頭理會。只管從枝葉上去添兵添將。太祖初定天下。將諸軍分隸州郡。特寄養耳。故謂之第幾指揮。謂之禁軍。明其爲禁衛也。其將校乃衙前。今所謂都知兵馬使。謂之教練。乃其軍之將也。若都監。乃唐末監軍之遺制。鈐轄都部署。皆國初制也。部署。卽今之總管。今州鈐路鈐總管皆無職事。但大閱時供職一兩日耳。潭州有八指揮。其制皆廢弛。而飛虎一軍獨盛。人皆謂辛幼安之力。以某觀之。當時何不整理親

軍。自是可用。却別創一軍。又增其費。又今之江上屯駐。祖宗時亦無之。某之意。欲使更戍於州郡。可以漸汰將兵。然這話難說。又今之兩淮荆襄義勇皆可用。但人多不之思耳。

或問季通八陣圖說。其間所著陳法。是否。曰。皆是元來有底。但季通分開許多方圓陳法。不相混雜。稍好。又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季通以爲正合八陣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陣。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鬪。只袞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步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畧之。便以司馬遷爲曉兵法。班固爲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爲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畧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陳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

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畧不同。只如地  
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又曰常見老  
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爲數替。將戰則食第一  
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卽調  
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  
而不至於困乏。鄉來張柔直守南劍。戰退范汝爲。只用此法。又  
云。劉信叔順昌之勝。鄉見張仲隆云。親得之信叔。大槩亦是如  
此。

看來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云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  
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戊申封事曰。屯田之利。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  
各自爲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爲區

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  
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  
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爲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  
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  
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文集下同

答張欽夫曰。今日財賦歲出以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  
九。然則屯田實邊。最爲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陋就  
簡。則欺誕者易以爲姦。而隱覈者難於得實。此却須就今日邊  
郡官田畧以古法畫爲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  
但以孟子所言爲準。畫爲一法。使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  
在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  
雜耕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爲復古之緒。

今日民困。正緣沿江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見說襄漢間。儘有荒地。某云當用甚人耕墾。曰兵民兼用。各自爲屯。彼地沃衍。收穀必多。若做得成。敵人亦不敢窺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戰。便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可省漕運。民力自蘇。然後盡驅州郡所養歸明北軍。往彼就食。則州郡自寬。遲之十年。其效必著。須是擇帥。既得其人。專一委任。許令辟召寮屬。同心措置。勿數更易。庶幾有濟。語類下同

京畿保甲之法。荆公做十年方成。至元祐時。溫公廢了。深可惜。蓋此是已成之事。初時人固有怨者。後來做得成。想人亦安之矣。却將來廢了。可惜。

鄭湜補之問戢盜。曰只是嚴保伍之法。鄭云保伍之中。其弊自難關防。如保頭等易得挾勢爲擾。曰當令逐處鄉村舉衆所推服底人爲保頭。又不然。則行某漳州教軍之法。以戢盜心。這是已試之効。因與說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日輪番入校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刺以填闕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罷之。他若會射了。有賊盜。他是不怕他。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是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以汰天下坐食之兵。不會做得成。范仲達名如璋。太史之弟。爲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姦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以無行止人。保

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

某保甲草中有說。縣郭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此最緊要。蓋所以防衛縣郭。以制變。縣有官府獄訟倉庫之屬。須是四面有箇防衛。始得一箇隅官。須各管得十來里方可。諸鄉則只置彈壓之類。而不復置隅官。默寓箇大小相維之意於其間。又後面子弟一段。須是著意理會。這箇子弟。真箇要他用。非其他泛泛之比。須是別有箇拔擢旌賞以激勸之。乃可。此等事難處。須是理會教他整密。無些罅縫方可。

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因說向來此間有盜賊之害。嘗與儲宰議起保伍。彼時也商量做一箇計畫。後來賊散。亦不成行。後來思之。若成行亦有害。蓋纔行此。便著教他習武事。然這裏人已。是殺人底。莫更教他會越要殺人。如司馬溫公嘗行保伍之法。春秋教習。以民爲兵。後來所教之人。歸更不去理會農務生事之屬。只管在家作鬧。要酒物喫。其害亦不淺。古人兵出於民。却是先教之以孝弟忠信。而後驅之於此。所以無後來之害。

增損呂氏鄉約曰。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

入約者。書於一籍。德業可勸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授於其次。文集下同

戊申延和奏劄曰。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爲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臯陶作士。明刑以弼

五教而期於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旣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

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以此爲治於天下。而况於其繫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故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佑。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者。刪其精要之語。聚爲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官。皆使畧知古先聖王所以勅典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敢陰爲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



教而仰稱陛下好生惡殺期於無刑之本意

答張欽夫曰昨日道間又見奉行強盜新法者殺傷人犯姦縱火皆死此固無疑於當戮但賊滿之限亦從而損之此似太過蓋所以改此法正以人之軀命爲重耳今乃一例爲此刻急則人但見峻文之迹而未察乎所以愛人之心者亦不得不駭矣不若改此一條使賊滿之數比舊法又加寬焉以見改法之本意所重乃在人之軀命而不在乎貨財則彼微有貪生惜死之情者爲惡將有所極而人之被劫者亦或可以免於殺傷之禍汗辱之恥矣又經貸命而再犯者殺之似亦太過不若斬其左足使終身不復能陸梁全生之仁禁非之義並行不悖乃先王制刑督姦之本意也

答鄭景望曰觀臯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見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而自不犯於有司非旣犯而縱舍之謂也又曰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明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旣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旣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彊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荆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

舜典象刑說曰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

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而天地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爲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

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爲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爲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唯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旣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爲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

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

法令自畧而日入於詳，詳者以其弊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畧。今法令明備，猶多姦宄，豈可更畧？畧則姦宄愈滋矣。語類下同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為而後人為之，因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

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攷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無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各有紀屬，而可記。今有年號，猶自姦偽百出，若只寫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詞訟簿曆，憑何而決？少間都無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爭田地，甲家買在元祐幾年，乙家買在前，甲家遂將元字改擦作嘉字，乙家則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遂又將嘉祐字塗擦作皇祐，有年號了，猶自被人如此，無後如何。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象者，象其所犯之罪而加之以所犯之刑，典，常也。卽墨劓剕宮大辟之常刑也。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總括。猶今之刑

皆結於笞杖徒流絞斬也。凡人所犯罪各不同。而爲刑固亦不一。然皆不出此五者之刑。但象其罪而以此刑加之。所犯合墨。則加以墨刑。所犯合劓。則加以劓刑。刑宮大辟皆然。猶其之法。傷人者償。創折人手者亦折其手。傷人目者亦傷其目之類。流宥五刑者。其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輕可恕。或因過誤則全其肌體。不加刀鋸。但流以宥之。屏之遠方。不與民齒。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是也。鞭作官刑者。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蓋自有一項刑。專以治官府之胥吏。如周禮治胥吏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扑作教刑。此一項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榎楚。如習射習藝。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凡教人之事。有不率者。則用此刑扑之。如侯明撻記之類是也。金作贖刑。謂鞭扑二刑之可恕者。則許用金以贖其罪。如此解釋。則五句之義。豈

不粲然明白。象以典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扑之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所以寬鞭扑。聖人斟酌損益。低昂輕重。莫不合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無毫釐杪忽之差。所謂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如何說聖人專意只在教化。刑非所急。聖人固以教化爲急。若有犯者。須以此刑治之。豈得置而不用。問贖刑非古法。曰然。贖刑起周穆王。古之所謂贖刑者。贖鞭扑耳。夫既已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財者皆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殺之者安然居乎鄉里。彼孝子順孫之欲報其親者。豈肯安於此乎。所以屏之四裔。流之遠方。彼此兩全之也。

或問欽哉。欽惟刑之恤哉。曰多有人解書做寬恤之恤。某之意不然。若做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

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

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爲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爲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於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

罪疑惟輕，豈有不疑而強欲輕之之理乎？王季海當國，好出人死。

罪以積陰德，至於奴與佃客殺主，亦不至死。

一錄云：豈有此理。某嘗謂雖堯舜之

仁亦只是罪疑惟輕而已。

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

爲盜賊計而不知爲良民地也。若如酒稅、僞會子及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賅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

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爲可生之塗以上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

李公晦問恕字前輩多作愛人意思說如何。曰畢竟愛人意思多。因云人命至重。官司何故斬之於市。蓋爲此人曾殺那人。不斬他。則那人之冤無以伸。這愛心便歸在被殺者一邊了。然古人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雖愛心只在被殺者一邊。却又溢出這一邊些子。

安卿問律起於何時。曰律是從古來底。逐代相承修過。今也無理會了。但是而今刑統便是古律。下面注底便是周世宗者。如宋莒公所謂律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所謂律者。漢書所引律便是。但其辭古難曉。如當時數大獄。引許多詞。便如而今款樣。具某罪。引某法爲斷。本朝便多是用唐法。

或問勅令格式如何分別。曰此四字乃神宗朝定法時綱領。本朝止有編勅。後來乃命羣臣修定。元豐中執政安燾等上所定勅令。上喻燾曰。設於此而逆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而使彼効之。謂之式。禁於未然謂之令。治其已然謂之勅。修書者要當如此。若其書完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神廟天資絕人。觀此數語。直是分別得好。格如五服制度。某親當某服。某服當某時。各有限極。所謂設於此而逆彼之。至之謂也。式如磨勘轉官。求恩澤封贈之類。只依箇樣子寫去。所謂設於此而使彼効之。之謂也。令則條令。禁制其事不得爲。某事違者有罰之類。所謂禁於未然者。勅則是已結此事。依條斷遣之類。所謂治其已然者。格令式在前。勅在後。則有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底意思。今但欲尊勅字。以勅居前。令格式在後。則與不教而殺者何異。殊非

當時本指。又問伊川云。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如此。何故。曰。律是刑統。此書甚好。疑是歷代所有。傳襲下來。至周世宗命竇儀注解過。名曰刑統。卽律也。今世却不用律。只用勅令。大槩勅令之法。皆重於刑統。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延和奏劄曰。間者冬氣太溫。雷電震激。嗣歲之計。尙有可憂。願濬發德音。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內自臣工。外及氓庶。有能開寤主心。指陳闕政者。無間疎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於聰聽。則夫天人之際。譴告所由。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摠條貫。稱制臨決。畫爲科品。以次施行。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羣

黎百姓。無不蒙休矣。

文集下同

又曰。救荒之務。檢放爲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所恃賴。未便逃移。放之稍寬。則民間留得禾米。未便闕乏。然而州郡多是吝惜財計。不以愛民爲念。故所差官承望風指。已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申到帳狀。州郡又加裁減。不肯依數分明除放。又早田收割日久。檢踏後時。致有無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遲緩之罪。而檢官反謂人戶違法。不爲檢定。其有檢定申到者。州郡亦不爲蠲放。就中下戶所放不多。尤被其害。

又曰。臣昨任南康軍日。適值旱傷。深慮檢放騷擾下戶。偶有士人陳說。乞將五斗以下苗米。人戶免檢全放。當時卽與施行。人以爲便。本路提舉常平尤袤。遂以其法行之。諸郡其利甚溥。近日經由信州。則聞玉山一縣。亦得檢官如此措置。除上三等戶隨

分減放外。下二等戶盡行蠲免。通計一縣所放亦不過共成五分。此最爲法之善者。欲乞聖慈詳酌。特詔有司定著爲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戶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戶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卽並第四等戶依此施行。其州縣差官後時。致得旱損田苗不存根查。亦乞依法坐罪。其所損田。卽與相度地形高低。水源近遠。比並鄰至分數檢放。

又曰。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貳斗。自後逐年依此歛散。或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飢。卽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倉廩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

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歛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歛散時。卽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欲乞聖慈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歛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卽送原米還官。却將息米歛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當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騷擾。實公私儲蓄豫備久遠之計。



與建寧傅守書曰歸塗訪問田畝豐儉相補計已未至甚虧常數但備禦之策不可不講而知舊往往見尤不能深陳糜穀之害且云未論醞釀所耗只今造麴崇安郭內度費萬斛黃亭小市亦當半之而鄉村所損又未在數與其運於他州有風波之虞舟楫之費曷若坐完此穀了無事而百全也萬斛之麴將來所糜秣米又當以數萬計若能果如前日收糴秣米之說所完亦豈止此

與王漕書曰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則不過視部內被災之郡使之實檢放捐逋租寬今年夏秋二稅具以條目言之於朝而其可直行者一面行下然後謹察州縣奉行之勤惰得失而誅賞之此外則視荒損尤甚之鄉使之禾米得入而不得出有餘之處則許其通融糴販稍勸富民平價出糶勸民廣種大小蕎麥蕎

芋蔬菜之屬以相接續其貧甚者使更互相保而別召稅戶保之借以官本收成之後祇納元錢亦一助也此等爲災傷甚處乃行之

而今揀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飢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子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或問先生向來揀荒如何曰亦只是討得紫綾冊子更有何策

語類下同

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向在浙東疑山陰會稽二縣刷飢餓人少通判鄭南再三云數實及子細刷起三倍直卿言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糶者配先生曰這便見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兩榜便亂道又曰要

之只是粗法

朱子文語纂編卷九終

